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十九

陳王植七

大饗碑序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恢鴻業構亮
皇基萬邦統世忿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王赫斯怒順天致
罰奮虓虎之校簡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徇怒暨單于烏桓鮮卑
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
流雷發戎備素辨役不更藉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呂士有拊譟
之驩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歛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強不服故
覓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徂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階
瀆將氾舟三江之流方軌邛來之阪斬吳夷呂染鉞血蜀虜目景

鼓曜天威于遐裔復九折之疆禹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
次于舊邑觀饗而動築壇壝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謙
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兵清涂慶雲垂覆乃備俾禦整法駕設
天宮之列衛乘金華之鸞路達升龍于太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
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曜康衢旣登高壇蔭九增之華蓋處
流蘇之幄坐陳旅酬之高會行無算之酣飲旨酒波流肴烝陵積
瞽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旣畢乃陳祕戲巴俞丸劍奇舞麗倒衝
夾瑜鋒上索蹠高船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
技白虎青鹿辟非辟耶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瓊變屈出異巧神
化自卿校將守臣下及陪臺隸屬莫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
夏啟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禮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
臣尚茲是已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震天外吳夷蟄蜀虜竄區夏清八荒文幸

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

隸釋十九年

梁開人

大

銅碑

御觀文

故書天下碑錄引圖經云

碑

陰

魏敬侯碑陰云

曹子建文僅縣書今姑錄入子建集俟攷

承露盤頌銘

并序

夫形能見者莫如高，物不朽者莫如金，氣之清者莫如露，盛之安者莫如盤。皇帝乃詔有司鑄銅建承露盤，莖長十二丈，大十圍，上盤徑四尺九寸，下盤徑五尺。銅龍繞其根，龍身長一丈，背負兩子，自立于芳林園。甘露仍降，使臣爲頌銘。藝文類聚九十一人初學記二御覽十二七百五十八

啟之天壤，自顯元功。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右頌

岩岩承露峻極太清，神石礪魄洪基。岳停下潛醴泉，上受雲英。和氣四充，翔風所經，匪我明后，孰能經營。近歷闢度，三光朗明，殊俗歸義，祥瑞混并。鸞鳳晨棲，甘露霄零，神明攸協，高而不傾。奉戴巍巍，恭統神器。固若露盤，長存永貴。聖賢繼跡，奕世明德，不忝先功。

保茲皇極垂祚億兆永荷天秩

藝文類聚七十三

右銘

寶刀銘

造茲寶刀既礪既礪匪目尚武子身是衛

麟角匪觸鸞距匪靡

藝文類聚六十初學記二十

二御覽三百四十六

光祿大夫荀侯誄

建安十七年

如冰之清如玉之潔法而不威和而不穢百僚士庶歔欷霑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輸給輒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

藝文類聚四十九

王仲宣誄

惟建安二十二年

藝文類聚作三年

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

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殞我吉士誰謂不庸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

藝文類聚作墜同

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誄德表之素旗何目贈終哀曷送之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踐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敘五典克從天靜人和皇敎遐邇伊君顯考奕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已治出臨朔岱庶績咸熙君已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載不闇某局逞巧博奕惟賢皇家不造京室墮頓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荆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

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譽我明德投戈編都稽
額漢北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㠯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
靡已憂世忘家殊略阜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
理我王建國百司雋乂君臣顯舉秉機首闡戴蟬珥貂朱衣皓帶
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掩藹嗟彼東夷懲江阻湖騎
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
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畱吉往凶躡嗚呼哀
哉翩翩孤嗣號慟崩擢發軫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
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子義
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
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闔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
制此驩之人孰先殞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
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蘭有靈游魂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

登景雲，要子天路。喪柩既臻，將反槐京。靈輶迴軌，白駟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文選文苑文
類聚四十八

武帝誄

於惟我王，承運之衰。神武震發，羣雄殄夷。拯民于下，登帝太微。德美旦奭，功越彭韋。九德光備，萬國作師。寢疾不興，聖體長歸。華夏飲淚，黎庶含悲。神翳功顯，身沈名飛。敢揚聖德，表之素旗。乃作誄曰：

於穆我王，胄稷眉周。賢聖是紹，元懿允休。先侯佐漢，實惟平陽。功成績著，德昭二皇。民臣盡一，興詠有章。我王承統，天姿時生。年在志學，謀過老成。奮臂舊邦，蹶身上京。袁與我王，平交若神。張陳背誓，傲帝虐民。擁徒百萬，虎視湖濱。我皇赫怒，戎車列陳。武卒虓闕，

如雷如震，撻捨北堵。舉不決辰，紹遂奔北。河朔是賓，振旅京室。帝
嘉厥庸，乃位承相。總攝三公，光受上爵。君臨魏邦，九錫昭備。大路
火龍玄監，靈蔡探幽。洞微下無僞情，姦不容非。敦儉尚古，不玩珠
玉。召身先下，民召純撲。聖性嚴毅，平修清一。唯善是嘉，靡疏靡昵。
怒過雷霆，喜踰春日。萬國肅虔，望風震懾。既總庶政，兼覽儒林。躬
著雅頌，被之瑟琴。茫茫四海，我王康之。微微漢嗣，我王匡之。羣桀
扇動，我王服之。喟喟黎庶，我王育之。光有天下，萬國作君。虔奉本
朝，德美周文。召寬克眾，每征必舉。四夷賓服，功踰聖武。翼帝王世，
神武膺揚。左鉞右旄，威凌伊呂。年踰耳順，體愉忠肅。乾乾庶事，氣
過方叔。宜茲南嶽，君國無窮。如何不弔禍鍾，聖躬棄離。臣子背世，
長終兆民。號咷仰憇，上穹旣已。約終令節，不衰旣卽。梓宮躬御，絰
衣璽不存。身唯繡是荷，明器無飾。陶素是嘉，旣次西陵。幽閨啟路，
羣臣奉迎。我王安厝，窈窕玄宇。三光不入，潛闔一局。尊靈永蟄，聖

上臨穴、哀號靡及。羣臣陪臨，併泣百泣去。此昭昭于彼冥冥，永非

兆民下君百靈千代萬乘。

曷時復形。

藝文類聚

聰竟神理。

文選謝靈運從游京口賦詩注

人事既關總鏡神理。

文選謝靈運述祖德詩注

任城王誄。

黃初四年

昔二號佐文，旦奭翼武。於休我王，魏之元輔。將崇懿迹，等號齊魯。如何奄忽，命不是與。仁者悼沒，兼彼殊類。矧我同生，能不懨悼。目想官墀，心存平素。鬢髮魂神，馳情陵墓。凡夫愛命，達者徇名。王雖薨殂，功著丹青。人誰不沒，貴有遺聲。乃作誄曰：

幼有令質，光耀珪璋。孝殊閔氏，義達參商。溫溫其恭，爰柔克剛。心存建業，王室是匡。矯矯元戎，雷動雨徂。文選褚潤碑文注作雲徂橫行燕代，威摶北胡。奔虜無竄，還戰高桺。王率壯士，常爲軍首。宜究長年，永保皇家。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飲淚，百僚咨嗟。

藝文類聚四十五

文帝誄并上表

陞青雲而誕德

文選沈約齊安陵王碑文
注引曹植上文帝誄表

惟黃初七年五月七日大行皇帝崩嗚呼哀哉于時天震地駭崩
山隕霜陽精薄景五緯錯行百姓吁嗟萬國悲傷若喪者妣恩過
慕唐瓣踊郊野仰想穹蒼僉曰何辜早世殞喪嗚呼哀哉悲夫大
行忽焉光滅永棄萬國雲往雨絕承問荒忽惛懵哽咽袖鋒抽刀
歎自僵斃追慕三良甘心同穴感惟南風惟已鬱滯終于偕沒指
景自誓攷諸先記尋之哲言生若浮寄唯德可論朝聞夕逝孔志
所存皇雖壹沒天祿永延何已述德表之素旗何已誄功宣之管
絃乃作誄曰

皓皓太素兩儀始分中和御覽一作沖利產物肇有人倫爰暨三皇實秉
道真降逮五帝繼昌懿純三代制作踵武立勲季嗣不維綱漏于
秦崩樂滅學儒坑禮焚二世而礮漢氏乃因弗求古訓贏政是遵

王綱帝典聞爾無間求光幽昧道究運遷乾坤迴歷簡聖授賢乃
眷大行屬昌黎元龍飛啟祚合契上玄正行定紀改號革年明明
赫赫受命于天仁風偃物德昌禮宣祥惟聖質岐嶷幼齡研幾六
典學不過庭潛心無罔抗志青冥才秀藻朗如玉之瑩聽察無響
瞻覩未形其剛如金其貞如瓊如冰之潔如砥之平爵公無私戮
違無輕心鏡萬機攬照下情思良股肱嘉昔伊呂搜揚側陋舉湯
代禹拔才巖穴取士蓬戶唯德是繫弗拘祿祖宅土之表道義是
圖弗營厥險六合是虞齊契共檢導下昌純恢拓規矩克紹前人
科條品制褒貶昌因乘殷之輅行夏之辰金根黃屋翠葆龍鱗紺
冕崇麗衡紳維新尊肅禮容囁之若神方牧妙舉欽于恤民虎將
荷節鎮彼四鄰朱旗所勦九壤破震疇克不若孰敢不臣縣旌海
表萬里無塵虜備凶徹鳥殞江岷摧若涸魚乾腊矯鱗肅慎納貢
越裳效珍條支絕域侍子內賓德儕先皇功侔太古上靈降瑞黃

初倣祐河龍洛龜陵波游下平鈞應繩神鸞翔舞數莢階除系風
扇暑皓獸素禽飛走郊野神鐘寶鼎形自舊土雲英甘露纖塗被
宇靈芝冒沼朱華蔭渚回回凱風祁祁甘雨稼穡豐登我稷我黍
家佩惠君戶蒙慈父圖致太和治德全義將登介山先皇作饋鑄
石紀勳兼錄眾瑞方隆封禪歸功天地賓禮百靈動命視規望祭
四嶽燎封奉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三牲既供夏禘秋嘗元旉佐
祭獻璧奉璋鸞輿幽謳龍旛太常爰迄太廟鐘鼓锽锽頌德詠功
八佾鏘鏘皇祖既饗烈考來享神具醉止降茲福祥天地震湧大
行康之三辰暗昧大行光之皇紘絕維大行綱之神器莫統大行
當之禮樂廢弛大行張之仁義陸沈大行揚之潛德隱鳳大行翔
之疏狹遐康大行匡之在位七載元功仍舉將永太和絕跡三五
宜作物師長爲神主壽終金石等算東父如何奄忽摧身后土俾
我崇斂靡瞻靡顧嗟嗟皇穹胡寧忍務嗚呼哀哉明監吉凶體遠

存亡深重典制申之嗣皇聖上虔奉是順是將乃抑玄宇其爲首
陽擬迹穀林追堯慕唐合山同陵不樹不彊塋車芻靈珠玉靡藏
百神警侍來賓幽堂耕禽田獸望魂之飄于是俟大隊之致功兮
練元辰之淑禎潛堆體于梓宮兮馮正殿曰居靈顧望嗣之號咷
兮存臨者之悲聲悼晏駕之既疾兮感容車之遠征浮飛魂于輕
霄兮就黃墟曰滅形背三光之昭晰兮歸玄宅之冥冥嗟一往之
不反兮痛閼闈之長局客遠臣之渺渺兮成凶譁呂怛驚心孤絕
而靡告兮紛流涕而交頸恩恩榮曰橫奔兮閨闥塞之嶢崢顧襄
經曰輕舉兮迫關防之我嬰欲高飛而遙憇兮憚天網之遠經遙
投骨于山足兮文選潘祖良婦賦注引類報恩養于下庭慨拊心而自
悼兮懼施重而命輕嗟微軀之是效兮甘九死而忘生幾司命之
役籍兮先黃髮而隕零天蓋高而察卑兮冀神明之我聽獨鬱伊
而莫憇兮追顧景而憐形奏斯文曰寫思兮結翰墨曰敷誠鳴呼

哀哉

魏志文
帝紀注

大司馬曹休誄

太和二年

於穆公侯，魏之宗室。明德繼踵，奕世純粹。闡弘汎愛，仁昌接物。執
己爲華，體茲亮實。年沒弱冠，志在雄英。高揖名師，發言有章。東夏
翕然稱曰：龍光貧而無怨，恐己爲難。嗟我公侯，屢空是安。不耽世
祿，親悅爲歡。好彼蓬樞，甘此瓢簞。味道忘憂，踰憲超顏。矯矯公侯，
不撓其厄。呵叱三軍，躬奮雄戟。足蹤白刃，手接飛鏑。終弭淮南，保

我疆場

藝文類聚
四十七

下太后誄

太和四年

率土噴薄，三光改度。陵顚谷踊，五行互錯。皇室蕭條，羽檄四布。百
姓歔欷，嬰兒號慕。若喪考妣，天下縗素。聖哲知命，殉道寶名。義之
攸在，亦棄厥生。敢揚厚德，本作后德。從文選謝
希逸宣貴妃誄注改表之旌旌，光垂固
極。已慰我情，乃作誄曰。

我皇之生，坤靈是輔。作合于魏，亦光聖武。篤生帝文，紹虞之緒。籠
飛紫宸，奄有九土。詳惟聖善，岐嶷秀出。德配姜嫄，不忝先哲。立覽
萬機，兼才備執。夙納容眾，含垢藏疾。仰奉諸姑，降接儔列。陰處陽
潛，外明內察。及踐大位，母養萬國。溫溫其仁，不替明德。悼彼邊氓，
未遑宴息。恆勞庶事，兢兢翼翼。親桑蠶館，爲天下式。樊姬霸楚，書
載其庸。武王有亂，孔歎其功。我后齊聖，克陽丹聰。不出房闈，心照
萬邦。年踰耳順，乾乾匪倦。珠玉不玩，躬御綿練。日昃忘飢，臨樂勿
譙。去奢即儉，曠世作顯。慎終如始，蹈和履貞。恭事神祇，昭奉百靈。
跼天蹐地，祇畏神明。敬微慎獨，執禮幽冥。虔肅宗廟，蠲薦三牲。降
福無疆，祝云其誠。宜享斯祐，蒙祉自天。何圖凶咎，不免斯年。嘗禱
盡禮，有篤無痊。豈命有終，神食其言。遺孤在疚，承諱東藩。擗踊郊
甸，灑淚中原。追號皇妣，棄我何憑。昔垂顧復，今何不然。空宮寥廓，
棟宇無煙。巡省階塗，勞鬚櫺軒。仰瞻帷幄，俯察几筵。物不毀故，而

人不存痛莫酷斯彼蒼者天遂臻魏都遊魂舊邑大隧開塗靈將
斯戢歎息霧興揮淚雨集徘徊輶柩號咷弗及神光旣幽佇立已
泣

款文類
聚十五

平原懿公主誄

俯振地紀仰錯天文悲風激興霜颺雪零凋蘭天蕙良幹昌泯於
惟懿主瑛瑤其質協策應期含英秀出歧嶷之姿實朗實一生在
十旬察人識物儀同聖表聲協音律驩眉識往俛瞳知來求顏必
笑和音則該阿保接手侍御充僚常在襁抱不停第牀專愛一宮
取翫聖皇何圖奄忽罹天之殃魂神遷移精爽翾翔號之不應聽
之莫聆帝用吁嗟嗚咽失聲嗚呼哀哉憐爾早歿不逮陰光改封
大郡惟帝舊疆建土開家邑移蕃王緹珮惟鮮朱紱斯煌國號旣
崇哀爾孤獨配爾名才華宗貴族爵已列侯銀艾優渥成禮于宮
靈輜交轂生雖異室歿同山岳爰構玄宮玉石交連朱房皓璧鳴

曜電鮮飾終備備法生象存長艇繕修神闔啟戾二柩竝降雙魂

孰依人誰不沒憐爾尚微阿保激摧聖上傷悲城闕之詩召日喻

歲況我愛子神光長滅

局闕一闔曷其復晰

藝文類聚十六初學記十

曹仲雍誄

案誄與哀辭疑止一篇

痛玄廬之虛廓

文選陸機挽歌行注引曹植曹啓誄

流塵飄蕩魂安歸

文選劉休玄賦古詩注引曹植曹仲雍誄

金瓠哀辭

案張溥本有蒼舒誄乃文帝作誤收之耳今不錄

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㠭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曰
在縗緝而撫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終年而夭絕何見罰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無讐去父母之懷抱滅微骸于糞土天地長久人生幾時先後無覺從爾有期

行女哀辭

行女生于季秋而終于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伊上靈之降命何短修之難裁或華髮已終年或懷姪而逢災感前哀之未闋復新殃之重來方朝華而晚歿比晨露而先晞感逝者之不追情忽忽而失度天蓋高而無階懷此恨其誰訴

曹仲雍哀辭

曹喈字仲雍魏太子之中子也三月生而五月亡昔后稷之在寒冰、勣穀之在楚澤、咸依鳥鴻虎而無風塵之災今之玄綿文茵、無寒冰之慘、羅嶠綺帳、暖于翔禽之翼、幽房閑宇、密于雲夢之野慈母良保仁乎烏菟之情卒不能延期于期載離六旬而天沒彼孤蘭之眇眇亮成幹其畢榮哀絲絲之弱子早背世而潛形且四孟之未周將何願乎一齡陰雲迴于素蓋悲風動其扶輪臨埏闕已歎欷淚流射而霑巾藝文類聚

詁紂文

崇侯何功乃用爲輔西伯何辜囚之圉圉既成負土既盈興立炮烙賊害忠貞卦氏聞見記六

釋愁文

予已愁慘行吟路邊形容枯悴憂心如焚有玄虛先生見而問之曰子將何疾已至于斯答曰愁之爲物惟惚惟恍不召自來推之弗往尋之不知其際握之不盈一掌寂寂長夜或羣或黨去來無方亂我精爽其來也難進其去也易追臨滄困于哽咽煩冤毒于酸嘶加之已粉飾不澤飲之已兼膏不肥溫之已火后不消摩之已神膏不稀受之已巧笑不悅樂之已絲竹增悲醫和絕思而無措先生豈能爲我誓龜乎先生作色而言曰予徒辯子之愁形未知子愁所由生吾獨爲子言其發矣今大道既隱子生末季沈溺流俗眩惑名位濯纓彈冠諮詢榮貴坐不安席食不終味遑遑汲

汲或慘或悴所鬻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薄凋損正氣吾將贈子
呂無爲之藥給子呂澹泊之湯刺子呂玄虛之針灸子呂淳朴之
方安子呂恢廓之宇坐子呂寂寞之牀使王喬與子攜手而游黃
公與子詠歌而行莊生爲子具養神之饌老聃爲子致愛性之方
趣遐路呂棲跡乘輕雲呂高翔于是精駭意散改心向趣願納至
言仰崇玄度眾愁忽然不辭而去

藝文類聚
三十五

告咎文

五行致災先史咸呂爲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必政治
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焉聊假天帝之命呂誥
咎祈福其辭曰

上帝有命風伯雨師夫風呂動氣雨呂潤時陰陽協和庶物呂滋
亢陽害苗暴風傷條伊周是過在湯斯遭桑林旣禱慶雲克舉偃
禾之復姬公走楚況我皇德承天統民禮敬川岳祇肅百神享茲

元吉釐福日新至若災旱赫毅颶風扇發嘉卉召萎良木召拔何
谷宜填何山應伐何靈宜諭何神宜謁于是五靈振竦皇祇赫怒
招搖警怯櫬槍奮斧柯伯典澤屏翳司風石呵飛厲顧叱豐隆息
飈遏暴雨元敕華嵩慶雲是興效厥年豐遂乃沈陰坱圠甘澤微微
雨我公田爰既予秋黍稷盈疇芳草依依靈禾重穂生彼邦畿年
登歲豐民無饑飢載文類

詠一百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十九終

全二國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

中山王袞

袁武帝子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明年徙封東鄉侯改封贊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封北海王四年改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六年改封中山青龍元年削縣戶七百二十明年復所削縣三年薨謚曰恭王

疾困勅令官屬

吾寡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旣好儉而聖朝著終詰之制爲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奉詔書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願託賢靈已弊髮齒營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婦人之手亟召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日遂志之堂與疾往居

之魏志中山
恭王褒傳

令世子

汝幼少未聞義方，早爲人君，但知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日禮，雖非大臣老者猶宜答拜。事兄日敬恤，弟日慈，兄弟有不貞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若猶不改，當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省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嗟爾小子，慎修乃身，奉聖朝曰忠貞，事太妃曰孝敬，閨闥之內，奉令于太妃，閨闥之外，受教于沛王，無怠乃心，日慰予靈。恭王褒傳

曹洪

洪字子廉，武帝從弟。興平中爲廬陽校尉，遷揚武中郎將。建安初，拜諫議大夫，遷厲鋒將軍，封國明亭侯。進拜都護將軍，文帝卽位，爲衛將軍，遷驃騎將軍，進封野王侯。徙封都陽侯。明帝

卽位拜後將軍封樂城侯復拜驃騎將軍薨謚曰恭侯

與魏文帝書

漢中地形實爲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張魯有精鉅數萬臨高
守要一夫揮戟千人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
之觸魯縞未足昌喻其易也

御覽三百五十
三八百十九

上書謝原罪

臣少不由道過在人倫長竊非任遂蒙召貸性無檢度知足之分
而有豺狼無厭之質老惛倍貪觸突國綱罪迫三千不在赦宥當
就辜誅棄諸市朝猶蒙天恩骨肉更生臣仰視天日愧負靈神俯
惟徊闊慙愧怖悸不能雉經自裁割謹塗顏闕門拜章陳情

愧志

曹洪傳注
引魏略

曹箚

箚字元首中常侍騰兄叔興之後齊王芳族祖自弘農太守

案別有清

河王固乃明帝子非卽此晉書汝南王亮傳泰始初
亮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有軍司曹獨創清河王也

六代論

并上書

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呂明親親必樹異姓。呂明賢賢故傳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呂親九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興功。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天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紀長久。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篠。詩不云乎。鵠鵠在原。兄弟急難。呂斯言之明。兄弟相救于喪亂之際。同心于憂禍之間。雖有閨牆之忿。不忘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胷心無衛。臣竊

惟此寢不安席、思慮丹誠、貢策朱闕、謹撰合所聞、敘論成敗。
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
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
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
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怡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
親疏而兩用，參同異而並建，是曰輕重足。曰相鎮，親疏足。曰相衛，
并兼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不貢，齊師伐楚，宋
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侯倣而復肅。二霸之後，浸曰
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于胸
懷，逆謀消于脣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
之與？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于越，晉分爲三，魯滅于楚，鄭兼于
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彊秦，南畏齊
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于王叔降爲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

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驕謗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于始皇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觀周之弊將自爲小弱見奪于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棄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地內無宗子已自毗輔外無諸侯自爲藩衛仁心不加于親戚惠澤不流于枝葉簪纓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觀者爲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已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是時淳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分子弟功臣千有餘城文選作人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吉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絀其議至于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于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于奸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鉏宗室胡亥少習

刻薄之教長遭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詢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爲黔首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于前劉項弊之于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爲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湯武之賢奸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効驅烏集之眾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理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危劉氏而天下所目不傾動百姓所目不易心者徒呂諸侯彊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授命于內齊代吳楚作衛于外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上

下無別權牢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賈誼曰諸侯彊盛長亂起
奸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
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于
孝景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倡謀五
國從風兆發高帝鑿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
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于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
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
南三割梁代五分遂呂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呂
耐金免削或呂無後國除至于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公
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
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呂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
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至于哀平異姓秉權假周
公之事而爲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王

侯解印釋紱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頌莽恩
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于惠文之間而叛逆于哀
平之際也徒呂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
禽王莽于已成紹漢嗣于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邪而曾不監秦
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徼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闇
豎執衡朝無死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于上臣弄權于下
本末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竝爭宗廟焚
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太祖
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恥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
龍飛虎騰鳳翔充豫埽除凶逆翦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潁邑德
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
年矣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
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于閭閻不聞邦國之

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磐石宗盟之助
非所曰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
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竝據而宗室
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閒與相維持非所曰彊幹弱枝備萬一之
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室有文者
必限呂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于百人之上使夫廉高之士畢志
于衡輶之內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爲伍非所曰勸進賢能廢異宗
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
故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呂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曰譬大
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爲之有漸建之有
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于山林之
中植于宮闈之下雖壅之曰黑墳煖之曰春日猶不救于枯槁而
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士民僅置不久則輕下慢上平居

猶懼其離叛危急將若之何是臣聖王安而不逸臣慮危也存而設備臣懼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魏志武文世王公傳注引魏氏春秋又見文選呂祖夏殷周已下爲六代論

曹爽

爽字昭伯大司馬真子明帝時爲散騎常侍轉武衛將軍拜大將軍錄尚書事齊王卽位加侍中封武安侯正始十年爲司馬懿所誅

與司馬宣王書

賤子爽衰惶恐怖無狀招禍分受屠滅前遺家人迎糧于今未反數日乏匱當煩見餉臣繼旦夕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末傳

曹羲

羲真次子正始中爲中領軍爽敗坐誅有集五卷爲兄爽表司馬懿爲太傅大司馬

臣亡父真奉事三朝入備冢宰出爲上將先帝召臣肺腑遺緒獎
飾拔擢典兵禁省進無忠恪積累之行退無羔羊自公之節先帝
聖體不豫臣雖奔走侍疾嘗藥曾無精誠翼日之應猥與太尉懿
俱受遺詔且慙且懼靡所底告臣聞虞舜序賢召稷契爲先成湯
勳報功之令典自古已來未之或覩今臣虛闇位冠朝首顧惟越
次中心愧惕敢竭愚情陳寫至實夫天下之達道者三謂德爵齒
也懿本召高明中正處上司之位名足鎮眾義足率下一也包懷
大略允文允武仍立征伐之勳遐邇歸功二也萬里旋旆親受遺
詔翼亮皇家內外所向三也加之耆艾紀綱邦國體練朝正論德
則過于吉甫樊仲課功則踰于方叔召虎凡此數者懿實兼之臣
抱空名而處其右天下之人將謂臣召宗室見私知進而不知退
陛下岐嶷克明克類如有召察臣之言臣召爲宜召懿爲太傅大

司馬上昭陛下遙賢之明中顯懿身文武之實下使愚臣免于謗
謂魏志曹爽傳注引魏書爽使弟羲寫表

申蔣濟叔嫂服議

敵體可服不必尊卑緣情制禮不必同族兄弟親而伯叔疏周服者何㠯尊服也伯叔母無有骨肉之親有緣尊之義故亦服周何獨不可緣親而服嫂乎苟㠯交報數然後服則妻母異域交亦疏矣緣愛制服恩亦微矣豈若嫂叔共在一門之内同統先人之祀有相奉養之義而無服紀之制豈不詭哉且防嫌之道推而遠之孰與制服引而重之推之則同他人引之則親親者矣通典九十二

九品議

伏見明論欲除九品而置中正㠯檢虛實一州闊遠略不相識訪不得知會復轉訪本郡先達者此爲問州中正而實決于郡人覽

御覽

二百六十五
引曹羲集

至公論

夫世人所謂掩惡揚善者，君子之大義保明同好者，朋友之至交。斯言之作，蓋閭閻之日談，所已救愛憎之相謗，崇居厚之大分耳。非篤正之至理，折中之公議也。世士不斷其數而係其言，故善惡不分，已覆過爲弘，朋友忽義，已雷同爲美。善惡不分，亂實由之。朋友雷同，敗必從焉。談論者，已當實爲清，不已過難爲貴。相知者，已等分爲交，不已雷同爲固。是已達者存其義，不察于文，識其心，不求于言，且在私論，猶行之有節，明處公議，則無所固之矣。凡智者之處世，咸欲興化致治者也。興化致治，不崇公抑口，割口情，已順理，厲清議。已督俗明是非，已宣教者，吾未見其功也。清議非臧否不顯，是非非賞罰不明，故臧否不可已遠實，賞罰不可已失中。若乃背清議，違是非，雖堯不能一日已治，審臧否詳賞罰，故中王可已萬世安。是已君子知私情之難統，至公之易行，故季友鳩兄而

不疑叔向戮弟而不悔斯二士者皆前世之通士晉魯之忠臣也亦豈無慈愛骨肉之心愍恤同生之仁哉夫至公者天之經地之義也理之要也人之用也昔鯀者親禹之父也舜則殛鯀而興禹禹知舜之殛其父無私故受命而不辭舜明禹知已之至公故用之而無疑無私者雖父黜而子不言況用之于他哉斯文類聚二十二御

覽四百二十九

肉刑刑

夫言肉刑之濟治者荀卿所唱班固所述隆其趣則曰像天地爲之惟明察其用則曰死刑重而生刑輕其所馳騁極于此矣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藝文類聚五十四

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固未達夫用刑之本矣夫死刑者不唯殺人妖逆是除天地之道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于肉刑也且傷人殺人皆非人性之自

然也必有由然者也夫有由而然者激之則淫敦之則一激之也者動其利路敦之也者篤其質樸故在上者議茲本要不營奇思行之曰簡守之曰靜大則其隆足曰平天地中則其理可曰厚民萌下則刑罰可曰無殘虐民靜理則其化爲惡之尤者眾之所棄眾之所棄則無改之驗著矣夫死之可曰有生而欲增淫刑曰利暴刑暴刑所加雖云懲慢之由興有使之然謂之宜生生之可也舍死折骸又何辜耶猶稱曰滿堂而飲有向隅哀泣則一堂爲之不樂在上者洗濯其心靜而民足各得其性何懼乎姦之不勝乃欲斷截防轉而入死乎裁文類聚

昌彥

彥真第五子正始中爲散騎常侍侍講奕敗坐誅

議復肉刑

嚴刑曰殺犯之者寡刑輕易犯蹈惡者多臣謂玩常苟免犯法乃

眾鯀刑彰刑而民甚取且創黜則見者知禁彰罪表惡亦足已畏
所已易曰小懲大戒豈蹈惡者多耶假使多惡尚不至死無妨產
育苟必行殺爲惡縱害而不已將至死無人天無已人君無已尊
矣故人盡過不殺是已爲上盡寬得眾若乃于張聽訟刑已止刑
不可革舊過此已往肉刑宜復肉刑于死爲輕減死五百爲重重
不害生足已懲姦輕則知禁禁民爲非所謂相濟經常之法議云
不可或未知之也

御覽六百四十
八引王道晉書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蜀文卷二十終

全三國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一

夏侯惇

惇字元讓沛國譙人武帝族兄積功至前將軍文帝受禪拜大將軍卒謚忠侯

與石威則書

授孫賁曰長沙業張津曰零柱

吳志孫策傳注
別處喜志林

夏侯惠

惠字稚權征西將軍淵子爲散騎黃門侍郎遷燕相樂安太守有集二卷

景福殿賦

周步堂字東西眷睞綠色光明粲爛流廷素壁曉養赫奕倩練爾

乃察其奇巧、觀其微形、嵌岑紆曲、盤牙欹傾、或夭矯而雲起、或詰曲而鑽榮、眾木附枝、㠯連注、欒梧倚亞而相經、若乃仰觀綺窗、周覽菱荷、流彩的爍、微秀發華、纖莖葳蕤、順風揚波、含光內耀、婀嫋紛葩、曾櫨外周、攘捲內附、或因勢㠯連接、或邪詭㠯盤攢、于是乎飛閣連延、馳道四周、高樓承雲、列觀若浮挹、朝露之華精漱醴泉

之清流

載文類聚

乃造彼鞠室

文選何晏景福殿賦注

乃涉乎文陛

已登華殿

文選沈約齊安陸王碑文注

案此二條進注作復侯據當是夏侯稚據舊寫誤雅

薦劉劭

伏見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于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㠯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

獨比意思之士、知其沈深篤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膺猶久、實爲朝廷奇其器量、目爲若此人者、宜輔翼機事、納謀帷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于前、則德音上通、輝耀日新矣。魏志劉劭傳

夏侯玄

玄字太初、淵從孫、明帝時爲散騎黃門侍郎、左遷羽林監、齊王卽位、遷散騎常侍中、護軍、出爲征西將軍、徵拜大鴻臚、徙太常、嘉平六年、爲司馬師所殺、夷三族、有集三卷。

皇胤賦

覽二儀之上體、本人倫之大紀、道莫崇于后辟、統莫大于承祀、伊皇衢之光赫、享乾坤之元祉、在太和之五載、戰皇胤之盛始、時惟

孟秋和氣淑清良辰既啟皇子誕生爾乃發愷悌之明詔振湛恩之豐沛殊惠洽乎黎民崇施賜于無外爵羣兆曰布德赦殊死曰示仁黔首詠而齊樂願皇祚之日新

藝文類聚四十
五初學記十

時事議

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于臺閣上之分也孝行存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敘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敘不使相涉而已何者上過其分則恐所由之不本而干勢馳騖之路開下踰其敘則恐天爵之外通而機權之門多矣夫天爵下通是庶人議柄也機權多門是紛亂之原也自州郡中正品度官才之來有年載矣繙繙紛紛未聞整齊豈非分敘參錯各失其要之所由哉若令中正但攷行倫輩倫輩當行均斯可官矣何者夫孝行著于家門豈不忠恪子在官乎仁恕稱于九族豈不達于爲政乎義斷行于鄉黨豈不堪于事任乎三者之類取于中正雖不處其官名

斯任官可知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流亦煥然明別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于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于上？上下交侵，已生紛錯哉。且臺閣臨下，攷功校否，眾職之屬各有官長，旦夕相攷，莫究于此。閭閻之議，已意裁處，而使匠宰失位，眾人驅駁，欲風俗清靜，其可得乎？天臺縣遠，眾所絕意，所得至者，更在側近，孰不脩飾？已要所求，所求有路，則脩已家門者，已不如自達于鄉黨矣。自達鄉黨者，已不如自求之于州邦矣。苟開之有路，而患其飾貞離本，雖復嚴責中正，督已刑罰，猶無益也。豈若使各帥其分官長，則各召其屬，能否獻之臺閣，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已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攷其行迹，別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臺閣總之。如其所簡，或有參錯，則其責負自在有司官長所，第中正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然則內外相參，得失有所，互相形檢，孰能相飾？斯則人心定。

而事理得庶可。邑靜風俗而審官才矣。

古之建官，所曰濟育羣生，統理民物也。故爲之君長，曰司牧之司牧之主，欲一而專，一則官任定而上下安。專則職業脩而事不煩，夫事簡業脩，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先王建萬國，雖其詳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畫界，各守土境，則非重累羈絆之體也。下攷殷周五等之敘，徒有小大貴賤之差，亦無君官臣民而有二統，互相牽制者也。夫官統不一，則職業不脩，職業不脩，則事何得而簡？事之不簡，則民何得而靜？民之不靜，則邪惡竝興，而姦偽滋長矣。先王達其如此，故專其職司，而一其統業。始自秦世，不師聖道，私召御職，姦私待下，懼宰官之不脩，立監收，曰董之，畏督監之容曲，設司察，曰糾之，宰牧相累，監察相司，人懷異心，上下殊務。漢承其緒，莫能匡改，魏室之隆，日不暇及。五等之典，雖難卒復，可屬立儀準，已一治制。今之長吏，皆君吏民橫重，已郡守累已刺史，若郡所

攝、唯在大較、則與州同、無爲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刺史職存、則監察不廢。郡吏萬數、還親農業。已省煩費、豐財殖穀一也。大縣之才、皆堪郡守。是非之訟、每生意異、順從則安、直已則爭、夫和羹之美、在於合異。上下之益、在能相濟、順從乃安。此琴瑟一聲也。蕩舊故、如有不副、而因公掣頓、民之困弊、咎生于此。若皆并合、則亂原自塞三也。今承衰弊、民人彫落、賢才鮮少、任事者寡。郡縣良吏、往往非一、郡受縣成、其劇在下、而吏之上選、郡當先足。此爲親民之吏、專得底下、吏者民命、而常頑鄙。今如并之、吏多選清良者、造職、大化宣流、民物獲寧四也。制使萬戶之縣名之、郡守五千戶上名之、都尉千戶以下、令長如故。自長官上、攷課選用、轉官能升、所牧亦增、此進才效功之敘也。若經制一定、則官才有次、治功齊明五也。若省郡守縣、皆徑達、事不擁隔、官無畱滯、三代之風、雖未可

必簡一之化庶幾可致便民省費在于此矣

文質之更用猶四時之迭興也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通之時彌質則文之已禮時泰侈則赦之已質今承百王之末秦漢餘流世俗彌文宜大改之已易民望今科制自公列侯已下位從大將軍已上皆得服綾錦羅綺紈素金銀飾鏤之物自是已下雜綵之服通于賤人雖上下等級各示有差然朝臣之制已得侔至尊矣玄黃之采已得通于下矣欲使市不鬻華麗之色商不通難得之貨工不作雕刻之物不可得也是故宜大理其本準度古法文質之宜取其中則已爲禮度車輿服章皆從質樸禁除末俗華麗之事使幹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復有錦綺之飾無兼采之服織巧之物自上已下至于樸素之差示有等級而已勿使過一二之覺若夫功德之賜上恩所特加皆表之有司然後服用之夫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樸素之教興于本朝則彌侈之心自消于下矣

夏侯玄傳太傅司馬宣王問呂時事玄識曰爲

荅司馬宣王書

漢文雖身衣弋绨而不革正法度、內外有僭擬之服、寵臣受無限之賜、由是觀之、倨指立在身之名、非篤齊治制之意也、今公侯命世作宰、追蹤上古、將隆至治、抑未正本、若制定于上、則化行于眾矣、夫當宜改之時、畱殷勤之心、令發之日、下之應也、猶響尋聲耳、猶垂謙謙、曰待賢能、此伊周不正殷姬之典也、竊未喻焉、魏志夏侯玄傳

肉刑論

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于肉刑也、如云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千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賊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固之

于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也？猶稱曰：滿堂而聚飲，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爲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而必曰：肉刑施之，是仁于當殺，而忍于斷割；懼于易犯，而安于爲虐。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耶？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已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飢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

通典一百六十八

荅李勝難肉刑論

聖賢之治，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

通典一百六十八

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已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俗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眚，故刖趾不可已報尸。

而髡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爲罰已重不厭眾心也

通典一百六十八

樂毅論

世人多曰樂毅不時拔莒卽墨爲劣是已敘而論之夫求古賢之意宜曰大者遠者先之必迂迴而難通然後已焉可也今樂氏之趣或者其未盡乎而多劣之是使前賢失指于將來不亦惜乎觀樂生遺燕惠王書其殆庶平機合乎道曰終始者與其喻昭王曰伊尹放太甲而不疑太甲受放而不怨是存大業于至公而曰天下爲心者也夫欲極道之量務曰天下爲心者必致其主于盛隆合其趣于先王苟君臣同符斯大業定矣于斯時也樂生之志千載一遇也亦將行千載一隆之道豈其局蹟當時止于兼并而已哉夫兼并者非樂生之所屑彊燕而廢道又非樂生之所求也不屑苟得則心無近事不求小成斯意兼天下者也則舉齊之事所

呂運其機而動四海也。夫討齊呂明燕主之義，此兵不興于爲利矣。圍城而害不加于百姓，此仁心著于遐邇矣。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呂威力，此至德全于天下矣。邁全德，呂率列國，則幾于湯武之事矣。樂生方恢大綱，呂繼二城，牧民明信，呂待其弊，使卽墨呂人顧仇其上，願釋干戈，賴我猶親，善守之智，無所之施，然則求仁得仁，卽墨大夫之義也。仕窮則從，微子適周之道也，開彌廣之路，呂待田單之徒，長容善之風，呂申齊士之志，使夫忠者遂節，通者義著，昭之東海，屬之華裔，我澤如春，下應如草，道光宇宙，賢者託心，鄰國傾慕，四海延頸思戴，燕主仰望風聲，二城必從，則王業隆矣。雖淹留于兩邑，乃致速于天下，不幸之變，世所不圖，敗于垂成，時運固然，若乃逼之呂威，劫之呂兵，則攻取之事，求欲速之功，使燕齊之士，流血于二城之間，侈殺傷之殘，示四國之人，是縱暴易亂，貪呂成私，鄰國望之，其猶豺虎既大墮稱兵之義，而喪濟弱之

仁虧齊士之節廢廉善之風掩宏通之度棄王德之隆雖二城幾乎可拔霸王之事逝其遠矣然則燕雖兼齊其與世主何已殊哉其鄰敵何已相傾樂生豈不知拔二城之速了哉顧城拔而業乖豈不知不速之致變顧業乖而與變同絲是言之樂生不屠二城其亦未可量也

王右軍書帖本跋文類聚二十三

辨樂論

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敎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備物始垂衣裳則有龍袞之頌

御覽五百七十一

阮生云律呂協則陰陽和音聲適則萬物類天下無樂而欲陰陽和調災害不生亦已難矣此言律呂音聲非徒化治人物可呂調和陰陽蕩除灾害也夫天地定位剛柔相摩盈虛有時堯遭九年之水憂民阻饑湯遭七年之旱欲遷其社豈律呂不和音聲不通

哉此乃天然之數非人道所協也

御覽十六

夏侯子

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毫不動故大同萬物不一
也

御覽八百九十七

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予俱游夜方寐聞馬有行者魯人驚曰七百

里也此暗中耳

上同

一蠶之行一蚊之飛聖人皆知之

御覽九百四十五

夏侯獻

獻明帝時中領軍將軍

上明帝表

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又怙孫
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眾府庫知其弱少不足
憑恃是曰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滅貉與淵爲仇竝爲寇鈔今

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曰禍福、奉車都尉禮。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卽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匹。弘曰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召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于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辨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常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使、曰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說利害、辯足。召動其意、明足。召見其事、才足。召行之、辭足。召見信、若其計從。雖鄼生之降齊王、陸賈之說尉他、亦無召遠過也。欲進遠路、不宜釋駢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也。魏志公孫度傳

注引魏名臣奏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一終

全三國文卷二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二

華歆

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靈帝時舉孝廉除郎中，召病去官。少帝時何進徵爲尚書郎，董卓之亂，從袁術于穰，馬日磾辟爲掾，拜豫章太守。獻帝時召郡降孫策司空曹公徵，拜議郎參軍事。入爲尚書轉侍中，尋代荀彧爲尚書令。魏國建，爲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受禪，改爲司徒。明帝時進封博平侯，拜太尉。太和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敬侯。唐有集三十卷。

請敘鄭小同表

臣聞勵俗宣化，莫先于表善；班祿敘罰，莫美于顯能。是召楚人思子文之治，復命其胤；漢室嘉江公之德，用顯其世。伏見故漢大司

農北海鄭玄。當時之學，名冠華夏。爲世儒宗。文皇帝旌錄先賢。拜
玄適孫小同。呂爲郎中。長假在家。小同年踰三十。少有令質。學綜
六經。行著鄉邑。海岱之人。莫不加其自然。美其氣量。述其所履。有
質直不渝之性。然而恪恭靜默。色養其親。不治可見之美。不競人
聞之名。斯誠清時所宜式紋。前後明詔所斟酌而求也。臣老病委
頓無益。視聽謹具。已聞。高貴鄉公紀

注引魏名臣奏

諫伐蜀疏

兵亂自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呂聖德當成康之隆。宜
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
懷德。將繩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
先留心于治道。呂征伐爲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
人。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爲國者。呂民爲基。
民呂衣食爲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

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位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

魏志華歆傳

請受禪上言

相國華歆太尉賈詡御史大夫王朗及九卿上言曰臣等被召到伏見太史丞許芝左中郎將李伏所上圖讖符命侍中劉廙等宣敘眾心人靈同謀又漢朝知陛下聖化通于神明聖德參于虞夏因瑞應之備至聽麻數之所在遂獻璽綬固讓尊號能言之倫莫不抃舞河圖洛書天命瑞應人事協于天時民言協于天敘而陛下性秉勞謙體尚克讓明詔懇切未肯聽許臣妾小人莫不伊邑臣等聞自古及今有天下者不常在乎一姓考已德勢則盛衰在乎彊弱論已終始則廢興在乎期運唐虞麻數不在厥子而在舜禹舜禹雖懷克讓之意迫羣后執玉帛而朝之兆民懷欣戴而歸之率土揚歌謠而詠之故其守節之拘不可得而常處達節之權

不可得而久避。是已或遜位而不恠，或受禪而不辭。不恠者未必厭皇寵，不辭者未必渴帝祚。各迫天命而不得已。既禪之後，則唐氏之子爲賓于有虞，夏氏之胄爲客于更代。然則禪代之義，非獨受之者實應天福，授之者亦與有餘慶焉。漢自章和之後，世多變故，稍已陵遲。洎乎孝靈不恆其心，虐賢害仁，聚斂無度，政在嬖豎，視民如讎，遂令上天震怒，百姓從風如歸。當時則四海鼎沸，既沒則禍發宮庭，寵勢竝竭。帝室遂卑，若在帝舜之末節，猶擇聖代而授之，荆人抱玉璞，猶思良工而刊之。況漢國既往，莫之能匡。惟器移君委之聖哲，固其宜也。漢朝委質，既願禪禮之速定也。天祚率土，必將有主。主率土者，非陛下其孰能任之？所謂論德無與，爲比攷功無推讓矣。天命不可久稽，民望不可久違。臣等樓樓不勝大願，伏請陛下割據謙之志，脩受禪之禮，副人神之意。慰外內之

願。魏志文帝紀
注引獻帝傳

奏討孫吳

黃初三年

臣聞枝大者披心、尾大者不掉。有國有家之所慎也。昔漢承秦弊，天下新定，大國之王，臣節未盡。已蕭張之謀，不備錄之，至使六王前後反叛，已而伐之，戎車不輶，又文景守成，忘戰，戰役驕縱，吳楚養虺成蛇，既爲社稷大憂。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吳王孫權幼豎小子，無尺寸之功，遭遇兵亂，因父兄之緒，少蒙翼卵，胸伏之恩，長含鴟梟反逆之性，背棄天地，罪惡積大，復與關羽更相覬伺，逐利見便，挾爲卑辭。先帝知權姦已求用，時已于禁敗于水災等，當討羽，因已委權。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惻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邪辟之態，巧言如流，雖重驛累使，發遣禁等，內包隣囂，顧望之姦外，欲緩誅支，仰蜀賊聖朝含弘，既加不忍，優而赦之。與之更始，猥乃割地王之使，南面稱孤，兼官累位，禮備九命，名馬百

馳已成其勢、尤寵顯赫古今無二、權爲犬羊之姿、橫被虎豹之文、不思靜力致死之節、已報無量不世之恩、臣每見所下權前後章表、又已民意採察權旨、自已阻帶江湖、負固不服、狃挾累世、詐僞成功、上有尉佗英布之計、下誦伍被屈羶之辭、終非不侵不伐之臣、已爲晁錯不發削弱王侯之謀、則七國同衡禍久而大、蒯通不決襲歷下之策、則田橫自慮罪深變重、臣謹攷之周禮九伐之法、平權凶惡逆節萌生、見罪十五、昔九黎亂德、黃帝加誅、項羽罪十、漢祖不捨、權所犯罪狀明白、非仁恩所養、宇宙所容、臣請免權官鴻臚、削爵土、捕治罪、敢有不從、移兵進討、已明國典好惡之常、已靜三州元元之苦。吳志以主權傳注引魏略載魏三年時三公乃革故更號謂揚麾也

王朗

朗字景興、初名嚴、東海人、靈帝時、已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遭師楊賜喪、去官行服、少帝時、徐州牧陶謙已爲治中、尋拜會稽

太守獻帝時爲孫策所攻拘留曲阿曹公徵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魏國建昌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少府奉常大理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及受禪改司空封樂平鄉侯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代華歆爲司徒太和二年卒謚曰成侯著周易春秋孝經周官傳有集三十四卷

冬賦不得朝表

拘守畱職曠離車駕况乃踐長子至迎始于職履端于正連歷天人三朝之元慶而無緣祇奉玉爵已獻萬壽宵夢庭燎之光晨想百華之耀藝文類聚八十一

論樂舞表

凡音樂已舞爲主自黃帝雲門至周大武皆太廟舞樂所已樂君臣之德舞所已象君之功御覽五百七十
四引魏名臣奏

上求正貸民表

昔在西京有鄴杜膏腴之饒池陽谷口之利涇渭三川之水鄭國
白渠之溉每年成熟雨灌茲畝至今號爲陸海

御覽八百二十一

諫行役夜表

司空臣言臣聞飛蓬隨風集于正梁之衡而駟馬爲之奔乳虎爲
之走蓬非馬之策馬非蓬之敵所曰或奔走者驚也

御覽九百一十七

荅文帝表

夫張大綱已滅鮑蝦辱九鼎已烹龍鼈

御覽九百一十三

勸育民省刑疏

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盜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
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土使封鄙之內鶴鳴
狗吠達乎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
未息誠令復除足已懷遠人良宰足已宣德擇阡陌咸脩四民殷
穡必復過于曩時而富于平日矣易稱救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曰：「獄市爲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於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有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已療其疾，寬綿已樂其業，威罰已抑其強，恩仁已濟其弱，賑貸已瞻其乏。十年之後，既算者必盈恭；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魏志王朗傳

諫文帝游獵疏

夫帝王之居，外則飾閭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曰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魏志王朗傳

諫東征疏

黃初四年八月

昔南越守善嬰齊入侍，遂爲家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已爲宜遣。侍子已黜無禮，且吳濞之禍萌于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暘聖旨，當謂國家愴于登之逋畱，是已爲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爲所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已爲憂。設其倣很，殊無入志，懼彼輿論之未暘者，并懷伊邑，臣愚已爲宜赦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已慎守所部，外讐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勢不可動。計不可測。魏志王朗傳

諫明帝燒修宮室疏

陛下卽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願奉使北行，往返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畱日昃之聽，自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

衣食用能盡有九州、號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域、夫差于姑蘇、故亦約其身、已及家、儉其家、已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于百金之臺、昭儉于弋绨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已能奮其軍勢、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曰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恤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于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櫻闕、德陽竝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宮、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閻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脩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已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

魏志王朗傳

屢失皇子上疏

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已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已。鮮于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有早晚，所產有眾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于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于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于掖庭之眾室。自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于秦漢之末，或曰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于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于一意，不但在于務廣也。老臣懼懼，願國家同祚于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辱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已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纏砲，不至于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

壽于南山矣。

魏志王朗傳

上請敘主簿張登

主簿趙郡張登昔爲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二賊召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爲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

義濟二君宜加顯異

魏志王朗傳注引王朗集又見御覽二百二十九舊作瑞

上劉纂等榜捕事

左中郎樂林得纂麵肉共啖湯餅

御覽八百六十

奏賀朔故事

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燈對于二階之間端門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燈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

宋書禮志一引魏同空王朗奏

奏宜節省

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

事初學記二十
五引王朗奏

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人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其器文綺已飾重席童女已蹈舞綈釀醑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廢則駢駢駙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輦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爲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于三代近過禮中夫所召極奢者大抵多受之于秦餘既違蘭栗慤誠之本墮地簡易之指又失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日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于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案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

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壘之矣明堂所占祀上帝靈臺所占觀天文辟雍所占修禮樂太學所占集儒林高祿所占祈休祥又所占察時務揚教化隋古先民聞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竚高棟夏屋足占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占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占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燈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戎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占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已蜀在晝農事吏士小大竝勤稼穡止則成井里于廣野動則成校隊于六軍省其暴繇瞻其衣食易稱悅占使民民忘其勞悅占犯難民忘

其死今之謂矣糧畜于食勇畜于勢雖坐曠烈威而眾未動盡外
之蠻必復稽額曰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
于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
欲曰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曰前歌後舞
樂征之眾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曰爲喻魏志王朗傳

傳注引魏志王朗傳

勅刺史王凌不遺王基

凡家臣之良則升于公輔公臣之良則入于王職是故古者疾伯
有貢士之禮今州取宿衛之臣留祕閣之吏所希聞也魏志王朗傳

四孤議

收捐拾棄不避寒暑且救垂絕之氣而肉必死之骨可謂仁過天
地恩踰父母者也吾呂爲田議是也通典六十九大司馬王朗傳

興師與吳敗蜀議

天子之軍重于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已成其勢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爲先征，且雨水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魏志王朗傳

改元議

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宋書禮志一

遺針御衣議

至于遺針御衣，懼傷至尊之體，故加之已髡刑，欲將懲戒先傷，已防絕後傷。御覽八百三十引王朗新奏議

議不宜復肉刑

繇欲輕減大辟之條、已增益刑罰之數、此卽起偃爲豎化戾爲人矣、然百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卽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于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已廢而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于萬民之目、而肉刑之間、已宣于寇讐之耳、非所已來遠人也、今可案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已生易死不告之恩、外無已刑易欽駭耳之聲、魏志鍾繇傳

議

晏平仲曰：齊君奢，故斂其朝冠，振其鹿裘。

御覽卷一百二十六風俗通東海王景興議引

對孫策諾

明后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已憲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

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轂、流矢始交、便棄轂就俘、稽顙自首于征役之中、則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愚淺駑、挾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于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

餘辜、申脰就鞅、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魏志王郎傳注引獻帝春秋期稱禽

唐對使者

荅太祖遺誥孫權稱臣

孫權前牋、自詭躬討虜、已補前愆、後疏稱臣、已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平辭、效著平功、三江五湖、爲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爲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之日、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

宣、魏志王郎傳

遺孫伯符書

劉正禮昔初臨州、未能自達、實賴尊門爲之先後用能濟江成治、有所處定、踐境之禮、感分結意、情在終始、後呂袁氏之嫌、稍更乖刺、更呂同盟、還爲讐敵、原其本心、實非所樂、康寧之後、常念渝平、更成復踐宿好、一爾分離、款意不昭、奄然殂隕、可爲傷恨、知敦呂厲薄德、已報怨收骨、育孤哀亡、愍存捐旣往之猜、保六尺之託、誠深恩重分、美名厚實也、昔魯人雖有齊怨、不廢喪紀、春秋善之、謂之得禮、誠良史之所宜藉、鄉校之所歎聞、正禮元子、致有志操想必有呂殊異、威盛刑行、施之呂恩、不亦優哉、吳志劉絲傳

與魏太子書

不遺惠書、所已慰沃、奉讀歡笑、已藉飢渴、雖復草忘憂、皋蘇懼勞、無已加也、初學記

與許文休書

三首

二十七

文休足下、消息平安、甚善、甚善、竟意脫別三十餘年、而無相見之

緣乎詩人比一日之別于歲月豈況悠悠歷累紀之年者哉自與
子別若沒而復浮若絕而復連者數矣而今而後居升平之京師
攀附于飛龍之聖主儕輩略盡幸得老與足下並爲遺種之叟而
相去數千里加有邇塞之隔時聞消息于風聲託舊情于思想眇
眇異處與異世無呂異也往者隨軍到荊州見鄧子孝桓元將粗
聞足下動靜云夫子既在益州執職領郡德素規矩老而不瞻是
時侍宿武皇帝于江陵劉景升聽事之上共論道足下至于通夜
不寐拳拳飢渴誠無已也自天子在東宮及卽位之後每會羣賢
論天下髦雋之見在者豈獨人盡易爲英士鮮易取最故乃假呂
原壤之朽質感夫子之情聽每敘足下呂爲謀首豈其注意乃復
過于前世書曰人惟求舊易稱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劉將軍之與
大魏兼而兩之總此二義前世邂逅已同爲睽非武皇帝之旨頃
者蹉跌其泰而否亦非足下之意也深思書易之義利結分子宿

好故遣降者送吳所獻致名馬貂罽得固無嫌道初開通辰敘舊情已遠聲問久闊情愴非夫筆墨所能寫陳亦想足下同其志念今者親生男女凡有幾人年竝幾何僕遠失一男一女今有二男大男名肅年三十九歲生于會稽小兒裁歲餘臨書檜根有懷繙然

蜀志許靖傳注引魏略又略見御覽一百八十五

過聞受終于文祖之言于尚書又聞麻數在躬尤執其中之文于諭語豈自意得于老耄之齒正值天命受于聖主之會視兒三讓之弘疏觀眾瑞之總集觀升堂穆穆之盛禮瞻燔燎焜曜之青烟于時忽自己爲處庶虞之運際于紫微之天庭也徒慨不得攜子之手共列于世有二子之數已聽有唐欽哉之命也子雖在裔土想亦極目而迴望側耳而遐聽延頸而鶴立也昔汝南陳公初拜不得避子已竊讓名然後綏帶委質游談于平勃之間與子共陳往

時避地之艱辛樂酒酣謔高談大噱亦足遺憂而忘老挺筆陳情

隨口喜笑

蜀志許靖傳
注引魏略

前夏有書而未達今重有書而并致前問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沈溺于羌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緣瞻臨故土桑梓之望也故復運慈念而勞仁心重下明詔足發德音申敕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足下聰明揆殷勤之聖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耀德于阿衡著功于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非常之僞號事受命之大魏客主兼不世之榮名上下蒙不朽之常耀功與事竝聲與勳著政績效足足超越伊呂矣既承詔直且服舊之情情不能已若不言足下之所能陳足下之所見則無已宣明詔命弘光大之恩敘宿昔夢想之思若天啟罪

心子導蜀意誠此意有攜手之期若險路未夷子謀不從則懼聲
問或否復面何由前後二書言每及斯希不切然有動于懷足下
周游江湖已暨南海歷觀夷俗可謂徧矣想子之心結思華夏可
謂深矣爲身擇居猶願中土爲主擇居安豈可已不繫意于京師
而持疑于荒裔乎詳思愚言速示還報也

獨志許靖傳
在引魏略

與鍾繇書

朗白近聞室人孫氏歸或曰大歸也共經憂樂既久矣曷爲一旦
離析已至于歸而不反乎不得而談裁書敘心

御覽口口

論喪服書

鄭玄云兄弟猶曰族親也無所不關之辭也吾已爲古學已九代
之親爲九族謂兄弟者亦九代兄弟也凡屬平父道者則父之兄
弟在乎祖道者則祖之兄弟在乎子道者則子之兄弟在乎孫道
者則孫之兄弟故族親亦可謂爲兄弟者也

通典七十三

相論

然仲尼之門、童冠之羣、不言相形之事、抑者亦難據故也。古之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已言信行失之于宰予、已貌度性失之于子羽、聖人之于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由此推之、則彼度表捫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各已善相稱于前世、而書專記其效驗之尤著者、不過公孫氏之二子、與夫周氏之條矣而已。裁文類聚七十五

雜箴

家人有嚴君焉、井竈之謂也。俾冬作夏、非竈孰能。俾夏作冬、非井

孰閑

裁文類聚八十

貧窶語

諺曰：魯班雖巧、不能爲乞匱者顏。

御覽四百九十六

塞勢

全三國文卷二十二

七

余所與遊處，唯東萊徐先生素習九章，能爲計數。問何以代博奕者乎？曰：塞其次也。乃試習其術，已驚睡焉。

御覽七百五十四

賈士出身，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葵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二終